

诗经新解

翟相君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诗 经 新 解

翟 相 君

中 州 古 籍 出 版 社

(豫)新登字 05 号

诗 经 新 解

翟相君 著

责任编辑 贾传棠

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(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)

北京新华书店发行所发行 河南郑州胜岗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7.625 印张 420 千字

1993 年 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01—2000 册

ISBN7—5348—0702—6/1 • 276 定价 19.50 元

《诗经》研究方法探微

(代 序)

我酷爱文字改革，耗尽我十多年业余时间。我选注过秦汉散文和律诗绝句，也下过几年功夫；并不喜爱《诗经》。1978年偶然的机会使我考取研究生，1980年才开始读《诗经》。近年来发表几十篇短文，都是读《诗》时偶然所得。换句话说，我那些看法，不是经过长期地深思熟虑形成的，而是偶然产生些假设，立即查阅资料，随手作些论证，可能有不少漏洞。老实说，有些短文我就没有打稿。这些“偶得”是怎样得来的呢？

一、“集解”的启示

晚清及近代学者，对很多古籍作了“集解”或“集释”，汇集了历代各家解说。读这类书，可以很方便地了解诸家对某种古籍的解说，迫使自己从中作些选择，或另立新说。例如杜甫的《戏为六绝句》，虽然只有六首绝句，郭绍虞先生汇集了历代学者的解说，作些摘要，加上按语，就集成一本《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》。我读了郭先生的《集解》之后，写一篇《戏为六绝句的主题和结构》^①，不管别人怎样评论，自认为可备一说。此文草成于学生时代，当时若无郭先生的《集解》，是不可能一览众说的，也不可能写出此文。

历代研究《诗经》者太多了，至今没有人整理出《诗经集解》或《诗经集释》。我初读《诗经》时，先从资料入手，想整理一本《国风集解》。试尝之后，感到量太大，涉及书太多，非

浅学者力所能及，于是缩小题目，对几篇诗进行集解。换言之，仿照郭先生的《集解》，选择国风中的几篇诗进行集解。虽然只选几篇小诗，要想查遍古今学者对它们的解说，也是相当困难的。有关《诗经》的书，我查阅的大约有百种，发现各家在解词、释义、分章等方面或相抵牾，或相驳难，或相因袭，犬牙交错，想分门别类作些按语，也是相当困难的。我没有整理出某篇诗的“集解”，但了解了古今学者对某篇诗的解说。分析诸说，必然会产生一此个人看法，我据此而写了《载驰试解》、《泉水新解》等文②。

不少同志问我：“你是怎样研究《诗经》的？”或说：“你把《诗经》都弄烂熟了吧！”老实说，我自认为读懂的诗约占《诗经》的三分之一。所谓读懂，就是了解了诸家解说，从中作出抉择或作出新说。这些大都写有短文，有的已公之于世了。总起来说，国风部分比较熟悉，雅颂部分还相当生疏。如果这算经验的话，读《诗经》可从单篇入手，先汇集古今诸家解说，然后从中发现问题，可能会总结出较为正确的解说。

二、敢于大胆假设

传授二千多年的《诗经》，几乎每篇诗都存在着种种分歧，例如小诗《静女》，若汇集诸家解说，则可集成厚厚一本。但大同小异者居多，敢于标新立异者属少数。有些怪说似乎很可笑，但却是正确的；有些高论，讲得头头是道，却不一定可信。当然，有些标新立异者错了，但它告诉我们：此处有问题，此说不通；或者说“此路不通”，总比那些人云亦云强。质言之，我赞成标新立异，但要尽可能多讲出几条道理。

标新立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而是相当困难的。例如《诗经》的第一篇《关雎》，如果你想标出一种新观点，立一种

新说，首先需要了解古今各家对《关雎》的种种解说，需要查阅大量资料。如果不了解古今众说，你苦思冥想出来的新说，可能前人早就说过了。第二，当你参考了古今众说，标出了新说，还需要驳倒众说，这也是很不容易的。第三，标新立异并不是简单地提出论点，还需要有自己的论据。因为论据涉及面宽，牵连问题多，有时使你废寝忘食，日夜奋斗，终无结果；有时因找到相反的论据，使你自动地放弃了自己的新说。当然，有时因找到点滴论据而高兴，有时还会发现些新问题，使你的思路更为开阔。

标新立异需要敢于大胆假设，然后多方论证。如果能否定众说，为自己的新说找出论据，则坚持己见；若不能如此，要敢于放弃自己的假设。五十年代批判过胡适的“大胆假设，小心求证”，我认为那种批判是不恰当的。胡适的研究方法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，是行之有效的方法。没有“大胆假设”，就不可能有创见；不经过“小心求证”，就树立不起新说。我认为凡是有创见的见解，必然经过假设和求证；凡是有创见的人，都会承认胡适的说法是正确的。拙文《关雎系脱简残篇》、《关雎是求贤诗》等③，都是大胆假设出来的。

当我发现《关雎》有四种分章法时，曾作过多种大胆假设，最后假设《关雎》脱简四句，按三章章八句重新分章，怀疑《关雎》的原诗应该如此：

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参
差荇菜，左右流之。窈窕淑女，寤寐求之。

求之不得，寤寐思服。悠哉悠哉，辗转反侧。参
差荇菜，左右采之，窈窕淑女，琴瑟友之。

□□□□，□□□□，□□□□，□□□□。参

羞苕菜，左右笔之。窈窕淑女，钟鼓乐之。

如此假设之后，我细心地多方求证，终于找出五条理由。这些理由也是先假设后求证得出的。例如，我先假设一百六十篇风诗的章句本来都是整齐的，凡章句不等者都是由脱简、传抄失误造成的。据此查得国风中章句不等者九篇，从脱简、错简、传抄失误等方面逐篇分析，都能得到比较合理的解释。《试为诗经君子偕老复原》、《诗鄘风载驰原始》、《行露脱简小考》等文④，都是为求证《关雎》脱简而获得的副产品。

我怀疑二雅中的章句有更多的脱简、错简，也作了多种大胆假设，但至今没有求证出来，有待方家研究。总之，没有大胆假设则不能立新说，没有小心求证则不能令人信服。

三、字词的通解

《诗经》每一篇的字词解释，都存在着种种分歧，而每种解释都有自己的依据。若想驳倒众说，另立新说；或者赞同某种说法，否定其他诸说，可以想象其困难程度。解决这类问题，最好的办法是从《诗经》中寻求统一的解释，即所谓通解或通释。

例如国风中有十四个“王”字，出现在《汝坟》、《何彼裯矣》、《北门》、《伯兮》、《鸛羽》、《无衣》、《下泉》七篇诗中。当代学者对这七篇诗的解说欠妥，关键是对“王”字的解释失当。我先假设这十四个“王”字皆指周王，然后逐篇考释，不仅得到比较合理的解释，而且对这些诗的时代背景提出了新解。拙文《北门臆断》、《秦风无衣管窥》等⑤，都是依据通解“王”字而写的。当然，我的论证还不完备，道理讲得简单，但我坚信，国风中的“王”字，只能一律解为周王，不可能有一个“王”字，例外地解为诸侯。通解一个“王”字，可以重新解释几篇诗。这

种方法很简便，结论也比较可信。

“君子”在《诗经》中出现一百八十二次，涉及六十一篇诗。其中国风二十篇，出现五十二次“君子”，如《关雎》、《樛木》、《草虫》、《君子偕老》、《君子于役》、《风雨》、《伐檀》等。统观当代学者对这二十篇诗的解释，“君子”的身分不可捉摸，几乎是一篇一个样。当时“君子”不可能有这么多的含意，可以肯定地说，有些解释欠妥。如果解错了诗中的人物身分，对诗意的理解必然失当。我考察了《诗经》中的“君子”，多数可以断定为周王、诸侯、大夫、贤者，凡身分不明的“君子”，都按这四种身分去验证。据此，我对一些诗提出了新解，如《周南樛木的时代和地域》、《诗经草虫新解》、《说彼君子兮》等^⑥，都是由通解“君子”提出的命题。

再如国风中的“君”字和“公”字，当代学者的解释也是因篇而异。我认为“君”和“公”单用时皆指诸侯国君，不能有例外解释，据此而写了《齐风东方未明正解》、《式微新解》、《七月新解》等文^⑦。通解一个字，可以新解几篇诗，这似乎很容易，其实也有很多甘苦。以“公”字为例，首先需要汇集有“公”字的篇章字句，这一步比较容易；然后统观古今诸家对这些篇章字句的解释，这一步涉及资料多，较难；最后以假设的通解试解各篇，这一步需要破诸说，立己说，需要作许多小心求证工作，相当困难。例如《七月》中有“献豶于公”和“跻彼公堂”，这两个“公”字解为国君，诗中的三个“公子”就应该解为公侯之子，即国君之子，这就涉及到《七月》的内容、时代、作者身分等问题，都需要作出新的解释。另外，二南中的“公侯”、“公姓”、“公族”，也需要作出合理的解释，真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。若不能坚持下去，很可能半途而废，或功亏一篑。

四、比兴的探微

古今学者对《诗经》中的比兴作了不少文章，打了不少笔墨官司。我认为大都是从概念到概念，没有解决多少实际问题。朱熹说“兴者，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”。这是最权威的说法，但“他物”和“所咏之词”有什么内在联系呢？探讨者不多，甚至说“兴有时和正意有关，有时无关，有时有情调上的联系，有时只是从韵脚上引出下文”⑧。若相信此说，就不能正确地理解某些诗的原意。

我认为《诗经》中的兴诗，“他物”和“所咏之词”之间存在着某种固定意义的联系，类似于现在说的“喜鹊叫，客人到”。如果说“喜鹊叫”是兴，下文说的一定是客人或吉祥之事。这种关系是固定的，人人皆知的。我分析了《诗经》中有“黄鸟”的五篇诗，证明以“黄鸟”起兴者，所咏的人则是可怜的人，或令人同情的人。我据此写了《秦风黄鸟的兴义》、《小雅黄鸟臆断》等文⑨。要之，探讨以“黄鸟”起兴的言外之意，可以比较正确地理解有黄鸟的诗。

《诗经》中以“葛”起兴者有《葛覃》、《葛藟》、《葛生》等篇，细味这些诗可知，以葛藤无所攀附起兴者，所咏的人则是处境可怜、无可依附者；若以葛藤攀附于他物起兴，所咏的人则是有所依附者。拙文《诗经葛藟新解》、《周南葛覃的时代和地域》等⑩，就是据此而作的新解。

我大胆地假设《诗经》中的比兴都有某种特殊含意，如同现在以狐狸比喻狡猾的人，以母老虎比喻女恶人，以乌鸦叫声象征不吉祥，等等。这些都是人人皆知的，用不着解释。我想《诗经》中的比兴，在当时也是人人皆知的，由于年代久远，言外之意大都失传，给理解原诗造成了困难。我考察了《诗经》中

的兔子和野鸡，共涉及十篇诗，通过分析，可知兔子比喻的是坏人或敌人；野鸡比喻的是好人或亲人，据此而写了《诗经周南兔置臆断》、《诗经中的兔子与野鸡》等文⑪。

怎样考知各类比兴呢？第一步，摘出比兴相同的诗，汇集历代注家对这类诗的解释，比较异同。第二步，作些大胆假设，试一试能否贯通各篇诗。第三步，小心求证，要敢于抛开传统的解说或公认的解说。若得不到证明，或者此种假设不通，可重新作假设。当然，假设也不是漫无边际的想象，尽可能以某篇为依据贯通其他各篇。我汇集了有关以采物起兴的诗，写了《诗经以采兴怀通解》⑫，证明以采物起兴的诗，都含有怀人或思家之意。我还汇集了以风雨起兴的诗，证明以风雨起兴者，都含有相会或归家之意，据此而写了《诗经终风试解》、《北风试解》等文⑬。

《诗经》中的比兴很多，它们的原始意义大都失传，因而诗意也往往被误解。要想正确地理解这些诗，除解通字句外，还需要对这类诗的比兴作些深入的探微工作。

五、试探老问题

《诗经》中有些老大难问题：争论千年，至今无定论，例如删诗问题，诗序问题，二南问题，国风非民歌问题。要想解决这类老大难问题，对初学《诗经》者来说，实在太难了。但初生之犊不怕虎，敢于怀疑古今成说，敢于标新立异，因而我初读《诗经》时就试探了这类问题。

关于删诗问题。1980年我初学《诗经》不久，两周内便草成了《孔子删诗说》⑭。当时读书很少，仅就《左传》中的《季札观乐》、《孔子世家》、《论语》等作些考辨，坚信《诗三百》是孔子编定的。老实说，这是我研读《诗经》的第一篇文

章，当时读的书很有限，连很多应该读的常见书还没有读。后来读了些有关删诗文章，认为自己的看法还可备一说，去年公之于世了。质言之，初学者也可以碰一碰大问题。

诗序问题。这个难题我也想碰一碰，但读了张西堂先生的《关于毛诗序的一些问题》之后，感到前人已把话说尽，问题太难了，望而却步。又读了一些关于《诗序》的文章，索性作罢。换句话说，读书多了，牛犊长大了，开始怕虎了，所以至今没有敢动笔谈《诗序》。但是，在读每一篇诗时，必然要涉及诗序，必然要对诗序表示可否。我认为序的首句作于先秦，有一定的师承关系和传授依据，不可轻易否定；首句以下者为卫宏所作，有可信的，有错误的，可供参考。简言之，不可不信，不可全信。例如，我认为《施丘》、《简兮》之序的首句本来是正确的，可惜传抄颠倒了，据此而写了《施丘简兮试解》^⑮。至于总论《诗序》，至今感到力不从心。

二南问题。周南、召南的问题很多，聚讼不休。我认为首先需要弄懂每篇诗的诗意，诗意错了，其他争论必然错。要想确切地知道诗意，就得搞清楚二南的时代背景以及字句的注释。我对二南诗逐篇考证之后，认定二南并不是江汉流域诸小国的民歌，而应是东周王室的乐歌，于是写了《二南系东周王室诗》^⑯。我对二南的时代、性质、地域提出了不同于众的看法，所以对二十五篇诗的解说，与当今学者的解说大都不相同。我敬待方家诘难，以便深入研究二南。

国风非民歌问题。我初学国风时，认为国风大部分是民歌，想写篇驳论否认国风为民歌的文章。细读之后，我转到相反的方向，坚信国风非民歌。全面论述这个问题太难了，于是采用蚕食的办法，一篇一篇的论证。我已发表了几十篇短文，都是基于国风非民歌。有些风诗我还没有读懂，尚未成文。我想，分

别论证了各篇非民歌，国风当然不是民歌了。

总之，大而难的问题，初学者也可以碰一碰，或从某一个侧面试探，或分成小问题蚕食它，但不宜全面地系统论述。

注：

①拙文见1981年《河南师大学报》第5期。

②拙文见《文学评论丛刊》第22辑；1981年《许昌师专学报》第1期。

③拙文见1984年《北京师院学报》第3期；1985年《求索》第2期。

④拙文分别见于1984年《重庆社会科学》第2期；1985年《西北大学学报》第3期；1985年《广西大学学报》第1期。

⑤拙文见于1984年《山东师大学报》第1期；1985年《人文杂志》第3期。

⑥拙文分别见于1984年《东北师大学报》第2期；1985年《云南民族学院学报》第4期；1985年《南充师院学报》第1期。

⑦拙文分别见于1985年《东岳论丛》第1期；1983年《许昌师专学报》第1期；1983年《安阳师专学报》第3期。

⑧见科学院编的《中国文学史》。

⑨拙文见于1984年《西北大学学报》第4期；1984年《天津师大学报》第5期。

⑩拙文见于1984年《广州师院学报》第3期；1984年《贵州社会科学》第5期。

⑪拙文见于1984年《教学与科研》第4期；1985年《重庆社会科学》第1期。

⑫拙文见于1984年《温州师专学报》第2期。

⑬拙文见于1985年《南宁师院学报》第1期；1985年《辽宁大学学报》第6期。

⑭拙文见于1985年《河北学刊》第6期。

⑮拙文见于1985年《郑州大学学报》第4期。

⑯拙文见于1985年《郑州大学学报》第3期。

（原载《河北学刊》1986年第4期）

目 录

代序

—《诗经》研究方法探微·····	(1)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《关雎》系脱简残篇·····	(1)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《关雎》是求贤诗·····	(6)
---------------	-----

《关雎》是求贤诗·····	(8)
---------------	-----

《葛覃》的时代和地域·····	(24)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《樛木》的时代和地域·····	(32)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《桃夭》臆说·····	(38)
-------------	------

《兔置》臆断·····	(41)
-------------	------

《汉广》的地域·····	(46)
--------------	------

《汝坟》新解·····	(53)
-------------	------

《鹊巢》新考·····	(61)
-------------	------

《采芣》《采蘋》正解·····	(67)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《草虫》新解·····	(72)
-------------	------

《行露》脱句小考·····	(79)
---------------	------

《羔羊》新臆·····	(83)
-------------	------

《小星》臆说·····	(88)
-------------	------

《野有死麕》有错简·····	(93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二南系东周王室诗·····	(95)
---------------	------

《柏舟》试解·····	(106)
-------------	-------

《燕燕》的作者·····	(113)
--------------	-------

《终风》试解·····	(118)
《凯风》古义新释·····	(125)
《雄雉》新解·····	(131)
《匏有苦叶》臆断·····	(138)
《式微》新解·····	(145)
《旄丘》《简兮》试解·····	(154)
《泉水》新解·····	(163)
《北门》臆断·····	(171)
《北风》试解·····	(175)
《静女》小史·····	(182)
《柏舟》新解·····	(187)
《君子偕老》复原·····	(192)
《桑中》是讽刺诗·····	(201)
《鸛之奔奔》考释·····	(209)
《蟋蟀》新解·····	(217)
《载驰》试解·····	(228)
《载驰》原始·····	(240)
《考槃》臆断·····	(249)
《氓》诗断想·····	(254)
《竹竿》是许穆夫人的爱国诗·····	(263)
《伯兮》作于卫宣公时代·····	(273)
《木瓜》原始·····	(278)
国风非民歌说一擲、鄘、卫非民歌考论·····	(285)
擲、鄘、卫分编臆断·····	(301)
《君子于役》别解·····	(309)
《葛藟》新解·····	(314)
《风雨》正解·····	(318)

《野有蔓草》新解·····	(322)
“郑风”错简臆断·····	(328)
“郑声淫”辨解·····	(332)
《鸡鸣》是讽刺诗·····	(337)
《东方未明》正解·····	(342)
《甫田》错简臆断·····	(346)
《葛屨》臆断·····	(351)
说“彼君子兮”·····	(356)
《蟋蟀》是爱国诗·····	(358)
《山有枢》辨析·····	(363)
《扬之水》有脱句·····	(370)
《鸛羽》新臆·····	(372)
《车邻》似残篇·····	(376)
《黄鸟》的兴义·····	(378)
《晨风》新解·····	(382)
《无衣》管窥·····	(386)
“秦风”非民歌说·····	(390)
“陈风”非民歌管窥·····	(394)
《匪风》新解·····	(398)
《七月》新解·····	(405)
《七月》历法探微·····	(420)
《东山》的时代及作者·····	(429)
国风中的怨刺诗·····	(435)
《鸿雁》非民歌·····	(447)
《黄鸟》臆断·····	(453)
《正月》的历法及错简·····	(457)
《雨无正》章句臆说·····	(465)

《蓼莪》新解·····	(470)
《北山》臆断·····	(476)
《隰桑》新解·····	(480)
《何草不黄》臆说·····	(486)
《诗经》风雨比兴类释·····	(491)
《诗经》以“采”兴“怀”通解·····	(501)
《诗经》中的兔子与野鸡·····	(507)
《诗经》里的德音·····	(512)
《诗经》之役车·····	(518)
孔子删诗说·····	(522)
《说文》解“隰”有误——《诗经》“隰”字考释·····	(536)
后记·····	(544)

《关雎》系脱简残篇

《关雎》是《诗经》的第一篇，古今注家对它的解说多，分歧也多。或说是言情诗，或说是贺婚诗，或说是民间情歌，或说是教育诗，等等。我们认为《关雎》是求贤诗，是东周王室的乐歌，现存的《关雎》系脱简残篇。

《关雎》共二十句，《毛传》分为三章，首章四句，后二章各八句。郑玄分为五章，每章四句。金启华先生的《国风今译》分四章，首章四句，次章八句，后二章各四句。质言之，现在并行三章、四章、五章的分法，各行其是。正确的分章只能有一种，而现行的三种分章法都不能令人满意。根据《诗经》的章法规律，各章的句数应相等，《关雎》的原诗应为三章章八句：

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参
差荇菜，左右流之。窈窕淑女，寤寐求之。

求之不得，寤寐思服。悠哉思服。辗转反侧。参
差荇菜，左右采之。窈窕淑女，琴瑟友之。

□□□□，□□□□。□□□□，□□□□。参
差荇菜，左右采之。窈窕淑女，钟鼓乐之。

也就是说，原诗应为二十四句，因脱简，第三章前四句缺。何以见得《关雎》原诗应如此？至少有五点可以佐证。

一、《关雎》有“乱”

孔子说“师挚之始，《关雎》之乱，洋洋乎盈耳哉”①。这